

泰 国 采 风

张佳邻 选编

华 夏 出 版 社

1997 年·北京

出版说明

中国正在走向世界，世界正在了解中国。一个前所未有的对外文化交流的热潮，正在把我们许多知名的专家、学者推向世界上的许多地方。面对着与我们迥异的社会制度、文化风俗、生活习惯，这些专家学者在进行着深刻的思考，因而就有了许多这类既可称之为游记，又可称之为随笔的美文行世，长时间以来一直受到读者的喜爱。为了给读者集中展示这些美文中的佳作，我们特委托袁鹰、邵燕祥先生主编了这套《中国作家看世界》丛书，分为十个国家，每个国家一册，一次性推出。

这里既有湖光山色的诗意摹写，又有市井风情的传神描画；既有面对两种文化的深层次思考，又有作为一个中国人的理性张扬。当你游历在这套书的字里行间之时，看到的绝不仅仅是让人留连的异国风光，你还会得到睿智思想的激

励，在你的灵魂世界里陡然升起一种理性思索之光。

中国在走向世界，我们每一个人也在用自己的方式走向世界。当某一天你也将跨上某一国的国土之时，拿起本书吧，它会给你一种独特的指导与启迪。

华夏出版社文学艺术编辑室

目 录

叶文玲	水中的香梦	(1)
	心灵的青鸟	(6)
	猴城记趣	(9)
朱 奇	美 神	(12)
何 飞	鳄鱼湖一日	(16)
陈残云	泰国纪行	(23)
陈喜儒	泰国的榴梿	(48)
束沛德	猴城·猴宴	(51)
	象国·象舞·象童	(53)
张佳邻	死亡铁路	(57)
	一个泰国女人的风韵	(61)
郑 重	泰国行	(67)
郑克西	佛国·文明·凝聚力	(71)
郑秉谦	微笑的土地	(75)
赵大年	观花小记	(88)
姜 彬	湄南河之夜	(94)
秦 牧	佛邦·象国·潮州人	(99)
	逛不夜城帕他耶	(106)
	象的雄姿	(113)

高 纓	不凋的花环	(116)
	一曲《黄水谣》	(122)
高洪波	母 语	(130)
	泰国女作家	(135)
	“老人与海”	(139)
夏 马	绵绵乡思伴我游	(143)
海 岩	帕他耶人妖	(153)
栾文华	为泰中友谊铺路架桥	(166)
	亲情·友谊·叶茂根深	(171)
章仲锷	一个美丽诱人的地方	(178)
紫 风	迷人的果实	(183)
	佛邦寻礼	(188)
彭荆风	曼谷有高楼	(193)
碧 野	挽蒲古城	(202)
编后记		(206)

叶文玲·

水中的香梦

到泰国，如果是应作家协会之邀，你肯定会见到两个人物，一是司马攻先生，一是梦莉女士。司马先生是泰华作家协会会长，梦莉是副会长。

泰国没有专业作家，他们都是商界人物，企业家，泰华作协的先生们一提起他们二位来，没有不翘大拇指的。

漫忆在泰国的日子里，形形色色的人物掠过脑海。我之所以首先想到他们，不单单由于他们的身份、职务，不单单由于他们的外表，更由于他们的气质、风度。

人和人之间的相互吸引，人和人能产生一见如故的感觉，往往就缘于气质风度的吸引。

司马先生淳厚儒雅，梦莉女士温婉端方，若说作家也有“标准相”，他们二人真是天然地“达标”。

八年前的中秋前夕，西子湖畔温风如酒，翠柳依依，一条画舫穿梭在如织的游船中，舫内满当地坐着十来位来访的泰华作家，司马先

生是他们的“领班”。就是在这条游船上，我结识了他。

五官清俊，乌发略卷，眉宇中隐含着一抹淡淡的忧思。是剪不断理还乱的诗人情结，还是抹不掉挥不去的乡思乡愁？司马先生的相貌远远年轻于他的年龄，但令我惊讶的是，这位泰华作协的领袖，并不像许多感情奔放的诗人一样口若悬河，而是相当沉默寡言，不得不发表某种意见时，还微微流露出书生式的腴腆。

更令我惊讶的是，作为在曼谷拥有几家实业而又经营有方的企业家，司马先生的一颦一笑，一言一行，如此朴实无华，而作为作家们的“首领”，他还有谦谦君子的风范，照拂四方无微不至。

而后不久，我就接到了司马先生的一本封面装帧淡雅如澄湖朗月的散文集子，那书名，自然也是美得了不得的：《明月水中来》。

展卷品读，如吸清茗的感觉霎时布满全身：锦绣词，绝妙语，果然好文章！

更耐人寻味的是，字里行间所透露的文思。那可不是靠涂脂抹粉打扮得出来的丽词艳文，而是绝非俗流的清奇骨格，是最耐咀嚼的文字橄榄。

此后，虽然偶有书信往来，毕竟山阻水隔，但对司马先生的这份敬慕，也像水中的明月，清清亮亮地长存我的心中。

此次有了在湄南河畔重晤的机会，一向信奉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的我，却打定主意要带上一份最能表达情谊的礼品：送一幅浙江省画家的作品且偏偏有他所向往的意境，因为那画画的就是位衣袂飘然的诗家，正端坐树下“举杯邀明月”；选一把宜兴的紫砂壶定为他所喜爱，因为他的《明月水中来》，就是一把祖传的小小的宜兴紫砂壶，引起了他的无穷的

情思……

而与梦莉，可说神交已久却屡屡错过时机。

众所周知，梦莉女士这几年在中国文坛的知名度，绝不亚于“本土作家”。她那隽秀清丽且屡屡获奖的散文，也是我心仪已久的。早在几年前，我们的散文作品就屡屡在各种选本中“碰头”，前年有两次，我们又有幸“同榜”——同获《天津文学》的“红玫瑰”当代散文大奖，同获“中华精短散文大奖”，可临到发奖，我却因事未能赴会，编辑几次在电话中嘱告：梦莉都来了呢！我越发为自己失约抱愧了。

我想象着梦莉，面对着她那《烟湖更添一段愁》，我的牵挂犹似烟湖的雨丝绵绵无尽，面对着她那温婉秀逸的玉照，我想象着她“变幻莫测浮云的人生历程”，就似心有灵犀，认定与她准会一见如故。

殊不料，被我最积极地准备的会见却被安排在最后——因为，此次访泰的东道主不是泰华作协而是泰国作协，而整个访泰期间，我们所受到的最隆重的款待和与文学真正切题相关的座谈，却是在泰华作协。

原因很简单：我们都是黑头发黄皮肤，虽然泰华作协的朋友绝大多数是广东湖南人，却没有语言的隔阂。

与泰华作协的会见整整进行了一天。

我不知泰华作协的朋友们为这一天的会见和座谈费了多少心思，因为我们住的宾馆离他们的会址非常远，而曼谷的堵车又是那样令人心悸。虽然如此，一切的一切，都在司马先生和梦莉以及所有泰华朋友的精心布置下，圆满地解决了。

泰华作协的会址是租用《世界日报》的一间很简单的办公室。我们到时，好几位年长的作家早已正襟以待，见他们如过节一样等待这次相会，我仿佛更明白了海外游子的心。

梦莉与司马先生先后来了。梦莉虽然前几日不慎崴了脚，但这个聚会拿她自己在电话中的话来说：坐着担架也要来！司马却因堵车绕了半个曼谷城才赶到。

得见梦莉，我真想给自己的想象打个“满分”。

明眸皓齿，丰韵天然，葱绿的外套裹着一身春天的气息，“梦莉”恰如剪柳的春风，为我们的相聚大添明媚，梦莉就是这样的！

令我惊异的是，原先在我印象中乌发如云的司马先生，竟然两鬓染霜，银丝缕缕，当我问及他的辛苦时，司马先生却一如既往地露出了诚厚的微笑：生意是忙，但我去杭州那次，是染了发的呢！

随后我就得知：司马先生每日的工作时间，绝不止于八小时，每每夜静更深之际，才是他的“黄金时刻”——他通常都在此时才读书写作。

就是这样忙碌不堪的企业家商务活动家，却握管如恒，精勤笔耕，他和梦莉的作品，如清泉双流，袅袅有度地流过了泰华人的心田，无怪泰华作家称道他是大家公认的“大师兄”，“下次换届，我们还选司马当头领”。

司马攻的本名是马君楚，诚如他自己所言：我处理商务时，忘记了自己是司马攻，当我写文章时，我是百分之百的司马攻……做生意和写文章是人的两项平行。

岂止是只为自己着忙，司马资助了多少文友出书，难计其数；他还说过，少年时多梦，可没做过当商人的梦，也没做过当作家的梦，人到中年，却偏偏亦文亦商。无怪他要将自己那些苦中作乐乐中寻苦的文字，归结为：梦外之集。

书籍是文友心灵交流的引桥，第一项见面礼便是互赠新书。

《在月光下砌座小塔》——梦莉的扛鼎之作，又已出了集子，未及展卷，那淡绿色衬底、婀娜着几茎金黄野山菊的封面首先就叫我深深喜爱，我终于明白了何以与梦莉有未曾相见便相亲的情愫，这不但由于她也曾是西湖的芳邻和常客，更由于她和我有同样的爱月情结、爱水情结和爱做梦的习性；虽然身在商海，她也与司马先生一样，是具有那种“心中月色长不改”、“长处梦境与醒境”的真性情的人。

他们共同做着同一个梦，那是与祖国，与故乡的山光水色共在水中的香梦。

午餐由梦莉作东，一家豪华大酒店的三楼，临水明窗，一顿宾主共有五十余人参加的自助餐，吃得热火朝天，那些唯有在家乡才能享的小吃美食应有尽有。席间，我与梦莉相邻而坐，悄声交流，梦莉也是腼腆而羞于言词的人，可愈是这样，我却愈发了解了她，了解这位有三位亲人为国牺牲的烈士后裔，为何那样挚情浓浓心系中华！

她要说的，都在那些情思浓稠得难以化解的作品中表露无遗了，她要做的，便是以出色的商务才干，使祖国更富强，使故乡的明月清芬如水，永远芳香在她的梦境中。

积了那么多的共同语言，积了那么多的爱，只叹韶光有限，只叹相见时难别亦难，有几位慷慨激昂的老先生说到动情处，几乎要声泪俱下！文学文学，你给世上作家吃喝的，原来大都是这样一杯甜酸苦辣酒，都是这样的“薄片面包”呵！

我们极想看看华人的聚居地，可是真到唐人街，我却疑为是到了温州几年前的小商品市场：车声嘈嘈，人声鼎沸，摩托车的废气和食品小摊的油烟交混蒸腾，还没转完两条街，我就晕得昏天黑地。

休言此处遍地金，华人谋生实不易！

晚餐便由司马先生宴请，就餐的酒店虽不豪华，但那菜肴和制作，却是最高档的，这家以潮州菜闻名的大菜馆，是司马先生每每宴请祖国亲人的佳处，无怪连领班服务小姐都对他很熟稔。

宴会将毕时，司马先生拿出了相赠大家的礼物：一头最能代表泰国风物的铜制大象。

团长代表全体感谢他的馈赠，我却忽然悟及：大象，聪明宽厚的化身、勤劳智慧的象征，司马先生和梦莉，就是泰华作家中的大象。

心灵的青鸟

作家协会都是穷的，泰国也不例外。

为接待我们，他们向海军借（租）了一辆大巴，并且请了三位从列兵到上士的海军战士一路护送为我们轮流开车，这三位海军的服务态度真是没说的，如果能由我们评奖，他们可称得上世界级最佳司机。

陪伴我们的泰国作协前秘书长比达又给他们加了一道难题：在素攀府的午餐完毕后，让他们开车到某处，说是有一位名声很不小的作家，我们必须去拜访。

汽车在城外很偏僻的山谷中穿行，转弯抹角，几乎教人绝望得无路可走了，才柳暗花明地又转出一处山坡来，比达极为崇敬的作家瓦，就住在这里。

我回身望望来路，望望周围，真难相信这里能住人，并且能住得了一位作家。

可是，瓦的居处偏偏就在这里。

一所简陋的用毛竹和石块垒成的小屋，半间无床无桌椅的地铺，能用来书写的实物就是一张从一棵大树锯下的断面——如果把它称作写字桌的话。

可是，瓦确实确实就在这里长年居住，并且写出了让同伴们夸耀的作品。

尽管泰国天气炎热，家居无须很多用品，但就这样的地方读书写作，委实太不易了，如果这位作家不是像塞林格那样刻意追求一种遁世生活的话。

我们去时，瓦刚刚完成了又一部长诗，显得很轻松。他所有的作品，都由比达经营的出版社出版，比达的弟弟道萨在城里开一片书店，书店里就有瓦的最新作品。但道萨说，即令是瓦的书，也不畅销。

我这才明白了比达执意要带我们来看瓦的原因。

瓦有三个很幼小的孩子，日常用度就靠在镇上开的一间经营建筑材料的小铺，用不着问生意如何，但看他赤脚的妻子和身上几近破旧的穿着，就可见一斑。

瓦的妻子瘦弱而面色青黄，听我们交谈时，始终挂着一脸贤惠的笑。那是女人最美丽的笑。

夕阳将瓦的小屋染成一片苍黄，飒飒的山风吹出满谷的苍凉。

不久，我们又得见了另一位青年作家，那是现任作协秘书长猜迈蓬的弟弟。这位弟弟穿一身灰黑难辨的土布衣衫，长发，赤脚，一双忧郁的黑眼睛腼腆而羞怯，和我们一路同行，竟没说过三句以上的话，这个常在报纸上发表诗歌小说的青

年诗人，唯有在微笑时，才让人觉出那双黑眼睛中的火焰，那是有着坚定而执著信仰的人才有的火焰。

他为姐姐看守房子，那房子，也是极寻常的农舍，他自己住的那小半间，更是除了几本书就别无长物的简朴。

作家——贫穷与寂寞的代名词；作家——苦行僧般的生涯……我的思绪再次被拽得很远很远。

那日，在素攀府的那家饭馆里，我们吃了简单的午餐后，陪伴我们的又一位华人邱先生，忽有所感地拿了一支笔，走向粉墙。

我这才发现，墙上有几行随意书写的泰文。这家饭馆，是当地文艺家们常常聚会的场所，有此“墨迹”，当然不奇怪。

邱先生写的是泰文，一首诗，那诗的大意是：

钱币不过是一张纸；
钻石不过是一块碳；
汽车不过是一堆铁；
物质的东西再昂贵，
也比不上心灵的美。

团长和伙伴们都说，应当回赠。

我略一思索，拿过笔来，写上了：

书和笔，人类心灵交流的青鸟。

总是为自己写不好毛笔字难为情，不知怎的，这次写在粉墙上、夹在诸多泰文中间的这一行中国字，竟赚了大家一声：好！

我当然明白，大家要赞的，并不是我的书法。

猴城记趣

我一向自惭“外文盲”，但就去过的几个国家来说，大凡走过一趟后，总记得几句“应用语”。唯独泰语，非但学习时就觉得特别绕口特别难，而且回来后，几乎忘得精光。

不，应该说也记住了两个：一是虾，因为在那儿几乎天天吃，于是记得它的泰国语音叫做：“贡”；又因为大家都爱吃虾，所以每次主人征求意见问大家想要什么菜时，大家总是不约而同“贡、贡”不已。

第二个记住的是我的名字，这可有点说来话长。

辞别大城府后，我们径奔华府里府而来。

环迪说，华府里府又名猴城。不用说，该城的猴子特别多。

我们一到，又听说了一桩非常令人惋惜的事：我们将要住进的那所旅馆，是当地最有特色的，旅馆老板是一心一意等我们到来时，举行一年一度的盛典：宴请猴子。

据说，老板事业发达之初，就是因为起了与猴子有关的店名商标，旅馆前，也塑了许多活灵活现的猴子而名声在外，生意大好。于是，老板感恩戴德地每年在该市的中心也就是猴子最多的一个公园，举行宴会；赴会者，自然是那几百只很有绅士风度的猴子。据说那些猴子在宴会上都有一些令人

捧腹的表演；至于食物的品类和猴宴的程序，自然也都是十分有趣的。可是，由于我们的迟到，定了时辰雷打不动的猴宴也已经举行过了。

真是错失良机！

猴城果然有趣！我们的汽车一进该市，就发现这里活脱脱是猴子的王国。

市中心广场的雕塑，街道上、建筑物的顶部，无处不有猴子：就连各种汽车驰过时，这些妄自尊大的“灵长类”，更是目空一切地说跳就跳到你的汽车顶上来；环迪还说这里的猴子还是擅于旅行的专家，什么时候一高兴，它们就跳上长途汽车，乘它个三五站，悠哉游哉地到邻近的小城转上一圈，再消消停停地乘车返回，老到得比所有人都自由自在。

既然赶不上看猴宴，看看公园里的猴群也好。于是，我们不仅在那座猴子公园看到了几百只猴子嬉戏的景象，也与一群打扮得花枝招展挎着各种乐器的耍猴女郎照了合影相。

回到住处，即是晚宴——由旅馆老板发起，邀请当地一些名流参加的自助餐，前前后后消磨了好几个小时。说实在，这顿慌慌忙忙准备的晚宴吃的是什麼，那从多方汇集的都是什麼人士，我一点也记不起了，而饭后，由艺术学校的孩子表演的少而精的节目，都令我们大开眼界：不管是少年的节目还是成人的演出，那表演的内容，总是与他们的佛教文化密切相关。

第二天早晨，老板又送我们每人一件印有猴子商标的广告衫。

不过，不管老板怎样殷勤，自始至终，我都有点心不在焉。

不消细说，对于我来说，吃什麼，穿什麼，向不在意，而

错过的平生难逢的趣景，便不免怅然。

出发时，环迪见我和池莉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，忽然嘴一咧，意味深长地笑出声来。

我们自然是大眼瞪小眼。

再三追问，环迪却王顾左右而言他地说：龙叶，（注：泰语称比自己小的人，一律在姓氏前头冠以“龙”字；如果叫比自己年长的，则加上个“辟”。“龙”也好，“辟”也好，统统表示亲热），你知道你的名字在泰语里是什么意思吗？叶文玲，如果稍稍念走点音，那意思便是“调皮的猴子”或是“糟糕的猴子”……

话音未落，我和大家一起笑得前仰后合。

于是，我便记性特好地记住了这句与自己名字有关的泰语，虽然到现在也无从知道这到底是环迪的故意打趣还是真是如此。

朱 奇

美 神

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，在访问清迈府之后，回到泰国首都曼谷，以后，在每次宴会上，在旅馆的客厅里，和泰国人士扯起清迈见闻时，他们总会半开玩笑道：“你对清迈女子印象如何？喜不喜欢？”这些话问得我们目瞪口呆，几乎无言奉告。坦诚地说，清迈府的确给我留下美好难忘的记忆，那是个让人流连忘返之地！我忘不了那里广袤油绿的田园，蓊郁的古森林，满山的鲜花，明澈脱秀的溪河瀑布，洁整的山城市容，还有悠久的佛寺，充满神话传说的佛塔；那些精细、玲珑的手工艺制品，更让人拍案叫绝！然而我这次的清迈之行，偏偏忽略了对清迈女子的悉心观察。

泰国人都说清迈出美女。等我知道清迈还有这个艳说，已是我们接近离开泰国的时候了。因此，我只能极力追忆，唤起我接触清迈女子们一些深深浅浅的印象。

清迈府距曼谷约 700 公里，公路、铁路、航空都很方便。泰国作家协会为我们买了火车票。